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中篇小说经典>>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中篇小说经典>>

13位ISBN编号：9787532927999

10位ISBN编号：7532927997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山东文艺

作者：吴义勤

页数：44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2007中国中篇小说经典》精选了2007年度中国中篇小说中的佳作，包括迟子建、格非、鲁敏、北山、黄咏梅等9位作家的9篇中篇小说，是2007年度的佳作。
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作家该有的诚实和信念，以及他们在面对自身的生存境遇时的基本勇气。
观点新，思想新，角度新，语言表达新，有冲击力。
这些作家在文坛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入选作品在主流刊物上发表，反响较大，反映了2007年度中国中篇小说的创作水平。

作者简介

吴义勤，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博士。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二日生。
江苏海安人。
现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兼新闻系主任，省级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山东省文化建设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山东省[泰山学者]首批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
兼任山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
著有《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等著作六部，另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论文，八十余篇，论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全文转载的有三十余篇。
曾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理论评论奖、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山东省齐鲁文学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奖励十余项。
二〇〇四年当选[山东省高校十大优秀教师]，二〇〇五年当选[山东省十大杰出青年]。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书籍目录

蒙娜丽莎的微笑福翩翩花香催人老风月剪我对小麦的感情苍声白对联暖死亡老家附录：《2007年中国长篇小说经典》存目风声高兴刺猬歌启蒙时代赤脚医生万泉河村子天长地久衣钵致一九七五黑白

章节摘录

蒙娜丽莎的微笑　　一　　在我们班上，有一个名叫胡惟丐的奇人。
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个四五岁，好谶纬之术，落拓不羁，一副名士派头。
“丐”这个字不算冷僻，但老师在点名时常将它读成“丐”，从而引发哄堂大笑。
因此，尽管这个人沉默寡言，独来独往，我们很早就注意到了他的存在。
由于早早白了头发，班上的女生都叫他白头翁。
他听说后似乎也不以为意，用《列子》中“不斑白，不知道”一类的古训来自我解嘲。
博识通人邓海云为了卖弄学识，叫他怀特海（white head），实际上不过是白头翁的英文翻译，并无多少新意。
　　也有人叫他“蒙娜丽莎”的。
开始我们都有些不明所指，可时间一长，就渐渐知道了这个绰号的奥妙所在。
原来，胡惟丐不论何时，脸上总洋溢着一种既暧昧又神秘的笑容：雾非雾，花非花，似喜若嗔，似有若无。
简单地来说，由于嘴形的特殊，他没法不笑，即便是生气的时候也是如此。
久而久之，我们的心里都有了这样一个疑问：要是胡惟丐真的笑起来，那会是什么样子呢？
可惜，一直等到毕业离校，我们都难得一见。
　　我们刚进大学的那会儿，七七、七八级的同学尚未离校。
这些年龄比我们大上一倍的大哥、大嫂们，非常擅长于用傲慢和自负来打击我们脆弱的自信，他们常常主动造访我们的寝室，以长辈的口吻向我们传授他们的学习心得，不无戏谑地拨弄我们的脑袋，并亲热地称呼我们为“小赤佬”。
从他们口中蹦出来的名词和术语，没有一个是我们能够明白的：什么普鲁塔克呀，什么澹台灭明呀，什么奥伏赫变呀，再有，就是什么“美是没有目的的，却是符合目的性的”等一类谁也听不懂的鬼话。
到了晚上，这些名词和概念都变成了面目狰狞的鬼怪，伴着初秋的绵绵细雨让我们噩梦不断。
他们大多插过队，当过知青。
有人在省级文工团弹过琵琶，有人在云南思茅割过橡胶，有人在木兰围场的三北防护林种过树，有人在青海的果洛当过兽医，还有人据说是在殡仪馆当过焚尸工。
他们当然不会将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小赤佬”放在眼里。
可是他们对惟丐却另眼相看，十分敬慕，甚至多少还夹杂着一些谦卑，一度令我们大惑不解。
　　到了周末，高年级的同学常常会举办一些小型的学术沙龙。
由于那个年代特有的政治氛围，也由于举办者的矜持和傲慢，沙龙带有隐秘的性质，并非人人都有资格参加。
为了挤进这个学术圈子，我和邓海云合伙买了一条光荣牌香烟来贿赂主持人，才得以以一个端茶倒水的杂役名分混迹其间。
可惟丐就不一样了。
他通常总是在聚会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到场，静静地在某个角落里坐一会儿，不到结束往往就会提前离去。
我记得他总是斜挎着一个洗得发白的旧书包，他来的时候有人会给他让座，走的时候讨论甚至会暂时中断。
不过他总是笑眯眯地来，笑眯眯地离开，几乎从不发表个人意见。
即便主持人出于对他的尊重，临时打断了某位同学不得要领的长篇大论，请惟丐“发表高见”，他也总是连连摆手，不置一词。
　　有一次，我记得他们是在讨论什么“双向同构”一类的问题，主持人恳请再三，与会者热烈鼓掌，惟丐这才红着脸站起身来，说了一通“胡话”。
说来也奇怪，惟丐说出的每个字、每个句子，我都能听得懂，似乎无甚高明之处，可是把这些字词、这些句子连成一大段话，我立刻就不懂了，把脑袋想穿了，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在说话时，眼睛看着天花板，不时陷入停顿，有时声音低得让人听不见，大部分时间都在自言自语。
好不容易等他说完，大家面面相觑，会场里鸦雀无声，似乎大多数人都没听懂。
主持人当然是听懂了的，为了便于大家对惟丐提出的问题展开讨论，他用自己富有逻辑性的语言把惟丐刚才的发言又复述了一遍。
　　他还没说完，惟丐就情绪激动地站了起来，突兀地打断了他的话，“话是这么说，可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么一来，主持人立刻面红耳赤，有些下不来台了。
但他毕竟见多识广，善于变通，立刻又改了口，将刚才的那一番话又反过来说了一遍，希望以此来取悦对方。
　　不料，胡惟丐再次站起身来，急道：“是这个意思，可话却不能那么说。”　　话音刚落，大家全都笑了，主持人也只得讪讪地笑了笑，宣布散会。
从这件事情上，也能够看出胡惟丐对人情世故全然不通的一面。
从那以后，沙龙的时间、地点都改了，我们再也没有在周末的讨论会上见到过他。
　　惟丐虽是上海人，据说他的家学源于绩溪胡氏，而母系一族则是赫赫有名的钱塘杭氏。
其学问来历斑斑可考。
惟丐幼受庭训，于章、黄之学多有所窥，英文、德文皆有根底，加之博闻强记、过目成诵的天资，他在我们年级显得卓尔不群，就不难理解了。
曾有好事者登门拜访他，问他的祖上与同出绩溪的胡适有什么瓜葛，惟丐也是微微颔首，未置可否。
　　做学问追及祖先出身，多少有点挟古人以自重的意思，为有学之士所不取。
可当时在我们系里，确已蔚然成了风气。
海云自称是漳州邓氏，曹尚全自称是泉州曹氏，而黄光辉自然就是莆田黄氏了——三人合称，则是“闽中三杰”。
至于什么上虞罗氏、扬州汪氏、湖州窦氏更是不一而足，难以记述。
我那时少不更事，自忖出身寒微，本想攀附一下“丹徒刘氏”，后来一查家谱，才知道自己的祖上与写《老残游记》的刘铁云八竿子也打不着，只得悻悻作罢。
　　惟丐开始还和我们一起上课，后来有些课他就不来了，最后就只剩下一门《训诂学》，可自从主讲这门课的唐教授不小心把“稼穑”读成“稼墙”之后，这门课他也不来了。
老师们也不以为忤。
不管他缺多少课，到了期末，只要他肯来参加考试，成绩一律全优。
他几乎是十分自然地包揽了各类奖学金有限的名额。
另外他每月还从《古文字诂林》编辑部领取九元的编辑补贴（在那个时代，九元钱几乎就是我们全部生活费的一半了）。
那个年代还没什么人读研究生，不过据说汉语史专业的董教授和解教授为了争着让惟丐给自己当助手，最后闹得反目成仇，形同路人。
此事听上去有些夸张，毕竟不知真假。
　　七七、七八级的同学离校后，我们发现校园里突然空寂了许多。
我们的心里也是空落落的。
七九、八〇级的学长们终于熬出了头，可他们对于讲座、报告会、学术沙龙一类的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倒是比较热衷于“黑灯舞会”（他们称之为“钓鱼”）之类的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们班除了几个自甘堕落的女生之外，大都不屑于和他们往来。
学习上有了疑难，我们就去找惟丐。
他照例是来者不拒、有教无类，一时就有“小导师”之称。
可惜好景不长，从第二个学年的下半学期开始，惟丐就不怎么在学校住了。
有时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他的人影。
久而久之，我们只有在学校图书馆的借书卡上发现他的名字时，才会猛然想起班上还有这么一个人。
　　我们寝室的魏挺据说会看相。

据他说，惟丐看上去不像是尘世中人，不过是一个ghost，某个并不存在的事物所留下的一道魅影而已。
他就像一片云，远远地飘过来，但还没下雨就飘走了。
或者说，他是一滴朝露，只在黑暗中存活，一缕阳光就可以让他化迹于无形。
用老魏的话来说，“这个人迟早会出事的”。
我们都认为这是老魏出于对惟丐的妒忌而发出的恶毒的诅咒，并没有留意他的话中所可能暗含的真知灼见。
　　他的家住在静安寺附近一幢名为“漱石公寓”的花园洋房里。
整栋洋房据说都是他们家的私产，五十年代被政府没收，“文革”后落实政策，只还给他们二楼的一个舞厅和一个化妆间。
有人说，他们家那房子，袁克文曾住过三个月；也有人说，白崇禧在指挥上海战役时，曾在花园里亲手枪毙了一个临阵脱逃的少将副师长，因此那房子时常有闹鬼的传闻。
　　邓海云曾陪班长王燕去找惟丐算过命。
至于她为何要专门去找人算命，胡惟丐又跟她说了什么，是否灵验，我们都不得而知。
海云回来后也守口如瓶，只是提及惟丐用来打卦的那三枚“康熙通宝”是如何的锃光瓦亮。
他说惟丐举止有点乖张，最近和几个搞奇门遁甲的异人过从甚密。
什么是“异人”，我们所知甚少，对奇门遁甲的了解也仅限于《聊斋志异》中那个可怜道士的不成功法术。
不过，他对于惟丐住处的描述则让我们大开眼界，他提到花园里的裸体天使雕像，提到一台老式唱机、一个锯短了腿的小木桌、停摆的挂钟，一名看上去多少有点阴鸷的仆人……　　我曾写过一篇小说，苦于没有人指导，就通过《古文字诂林》编辑部的一位老师转给了惟丐。
过了差不多三个月，稿件再次通过那位老师回到了我的手中。
几乎所有的错别字他都替我改正了，可对于这篇习作的评价只有短短的四个字：　　过犹不及。
　　这是我第一次和惟丐打交道。
收到稿件后，我给惟丐去过一封信，对他的指导表示感谢，也请他坦率地对我的作品谈一点具体而详尽的看法。
很快我就收到了他的回信。
他的冷漠和自负让人吃惊，因为，除了陈腐的客套之外，他对作品的具体意见仅仅多了几个字而已：
　　不及者，未及也。
　　然过犹不及。
　　不久之后，惟丐回学校参加身份普查，我在文史楼的厕所里见过他一面。
他不认识我，当然不会主动跟我打招呼。
我犹豫再三，也想不出如何与他搭话。
很快，他就抖了抖裤子，转身走了。
　　二　　我们寝室有一个名叫宋建军的河南人。
他在全年级年龄最小，个子也最小，为人既迂执又可爱，大家都叫他“憨憨”。
此人对胡惟丐的崇拜已经发展到了对后者亦步亦趋的刻意模仿。
除了自己头发不能变白之外，他无时无刻不在复制着惟丐的一举一动。
人家逃课，他也逃课。
人家逃课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图书馆用功，而憨憨逃课，只能一个人成天在校园里瞎晃悠。
每天晚上，大家回到寝室，憨憨总要向我们神秘兮兮地报告他一天的见闻：　　“猜猜看，今天我碰见了谁？
”　　我们都知道他一成不变的答案，大多与惟丐有关。
谁都懒得答理他。
憨憨倒也不笨，后来他就摒弃了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疑问句式，而将它改为强制性的陈述句：　　“我今天又碰见蒙娜丽莎了。
”　　或者：　　“我在图书馆遇见惟丐了。

他在还一本书，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　　要么：　　“惟丐和一个和尚坐在夏雨岛的凉亭里说话。
他为啥与和尚交往呢？
”　　我们照例不理他。
他也总是讪讪地笑，似乎对这样的待遇早已习以为常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差不多都已经睡着了，憨憨在床上长叹了一声，道：　　“我今天去十二百货买席子，看见蒙娜丽莎从楼上下来，他不仅主动和我说话，还请我吃了，吃了……”　　“冰激凌，对不对？
”　　“不是的，”宋建军似乎来了劲，“再猜。
”　　“猜你娘个大头鬼！
憨憨，你再不闭嘴，我就把你从窗口扔出去！
”有人骂道。
　　这时，我们看见火光一闪，老魏点着了一支烟，对睡在上铺的建军道：“你刚才说，在哪儿碰见蒙娜丽莎来着？
”　　“十二百货呀。
”憨憨道。
　　“这就怪了。
”老魏讶异道。
　　一听老魏话中有话，立刻有几个人把脑袋从帐子里伸了出来，问他有什么可奇怪的。
　　老魏静静地吸着烟，半天才道：“真是见鬼了。
我每次碰见胡惟丐，也都是在十二百货的门口。
而且全都是星期六。
这是怎么闹的？
”　　原来，每周六下午老魏都要去十二百货西侧的梅龙新村，给街道办事处组织的书画班上课。
当他讲完课回来经过十二百货的时候，常常会碰见胡惟丐。
上一周他刚从梅龙新村出来，就下起了大雨，他和惟丐在十二百货门前的花坛边迎面相遇。
那天雨下得很大，胡惟丐面色苍白，头发被雨水淋得一绺一绺的，耷拉在脑门上。
在风雨交加之中，惟丐走起路来仍然显得不慌不忙。
其实他本可以找个地方避一避，等雨停了再走。
老魏有心将自己的雨伞借给他，可一连叫了他好几声，对方却没有任何反应。
也许他根本就没听见。
　　这件事的确有点儿蹊跷。
惟丐的家远在静安寺，他为何总是在周六下午出现在十二百货商店的门口呢？
寝室里的几个人全都没有了睡意，随后就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最后倒是老魏没了兴致，他把烟头在墙上按灭，打了个哈欠，道：“睡吧，也许仅仅是巧合。
再说了，也许人家有什么特别的事吧。
我们犯不着去胡乱瞎猜。
”老魏的话往往就是命令，经他这一说，大家就全都睡了。
　　这种事毕竟是耳食之谈，除了宋建军之外谁都不会把它当回事，一觉醒来它早已被忘得一干二净。
如果不是两个月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使它再度沉渣泛起，谁都不会想到胡惟丐如此频繁地造访十二百货，还真的有一段不为人知的隐秘。
　　我们班的桂冠诗人曹尚全在《诗刊》上发表了两首献给维罗妮卡三十四行诗。
消息一经传出，立刻轰动了整个校园。
系主任亲自出面为他举行了一个小型的诗歌研讨会以表示庆祝，学校的夏雨诗社也邀请他做公开演讲，并安排了十几场专场朗诵会。
我们班的每个人都可以把这两首诗倒背如流了，可还是不知道维罗妮卡到底是谁。

有一种意见比较倾向于认为是他的表妹。
突如其来的荣誉让曹尚全的虚荣心极度膨胀，尽管他已有十多门功课不及格，还是不免得陇望蜀，对学期末的奖学金评选想入非非。
而让自己获奖的捷径之一，按照老魏老谋深算的推断，就是要扫除掉胡惟丐这块绊脚石，而把蒙娜丽莎彻底搞臭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贴他的大字报。
曹尚全犹豫再三，没有采取这种极端的办法。
他给学校的党委书记写了一封匿名信。
这封匿名信指控胡惟丐一贯孤芳自赏，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严重。
他和社会上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过从甚密，说不定正在暗中串联，组建反动会道门。
他还时常去十二百货商店的文具柜台，频繁地骚扰一位如花似玉、娇艳欲滴的女售货员，害得对方一度精神失常……　这封信几经转手，很快就落到了辅导员郦学义的手中。
郦学义本来就是做古文字出身，对惟丐十分敬重，加上他对匿名信一类的勾当极为反感，本想置之不理，又碍于领导的层层批示，怎么也要敷衍一下。
他找来班长王燕，将匿名信交她看过，吩咐她找个时间去十二百货商店侧面了解一下情况。
王燕自然不敢怠慢。
她约上老搭档、学习委员邓海云，当天下午就风风火火地赶往十二百货调查情况去了。
用邓海云的话来说，那位女售货员的容貌，望之令人心醉，“ 荚蓉如面，秋水为神。
目如寒潭，齿若编贝。
体格风骚，赋性温柔。
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兼有钗黛之美，实为可卿再世…… ”　海云一激动，就把他能想到的形容词都用上了，害得我们班的那帮男生一个个直咽口水，恨不得连夜赶过去看个究竟。

编辑推荐

《2007中国中篇小说经典》荟萃了中国2007年最经典、最优秀的中篇小说，包括迟子建、格非、鲁敏、北山、黄咏梅等9位作家的9篇中篇小说，是2007年度的佳作。
作品给人带来新的感受方式，对这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有精微把握，即坚定的艺术本位。
这些小说的内容丰富，故事精彩，情节感人，发人深省，回味无穷。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